

【日】山岡庄八

著

貳 奇正相生

# 德 才 兼 备

奇正相生

张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徳川家光. 奇正相生 / (日)山冈庄八著; 张芸, 白雪莉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155-0031-7

I. ①德… II. ①山… ②张… ③白…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5375号

《TOKUGAWA IEMITSU》 ©Wakako Yamaoka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Copyright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德川家光

---

作 者 (日)山冈庄八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策划编辑 戴圆圆 / 安 九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031-7

定 价 32.8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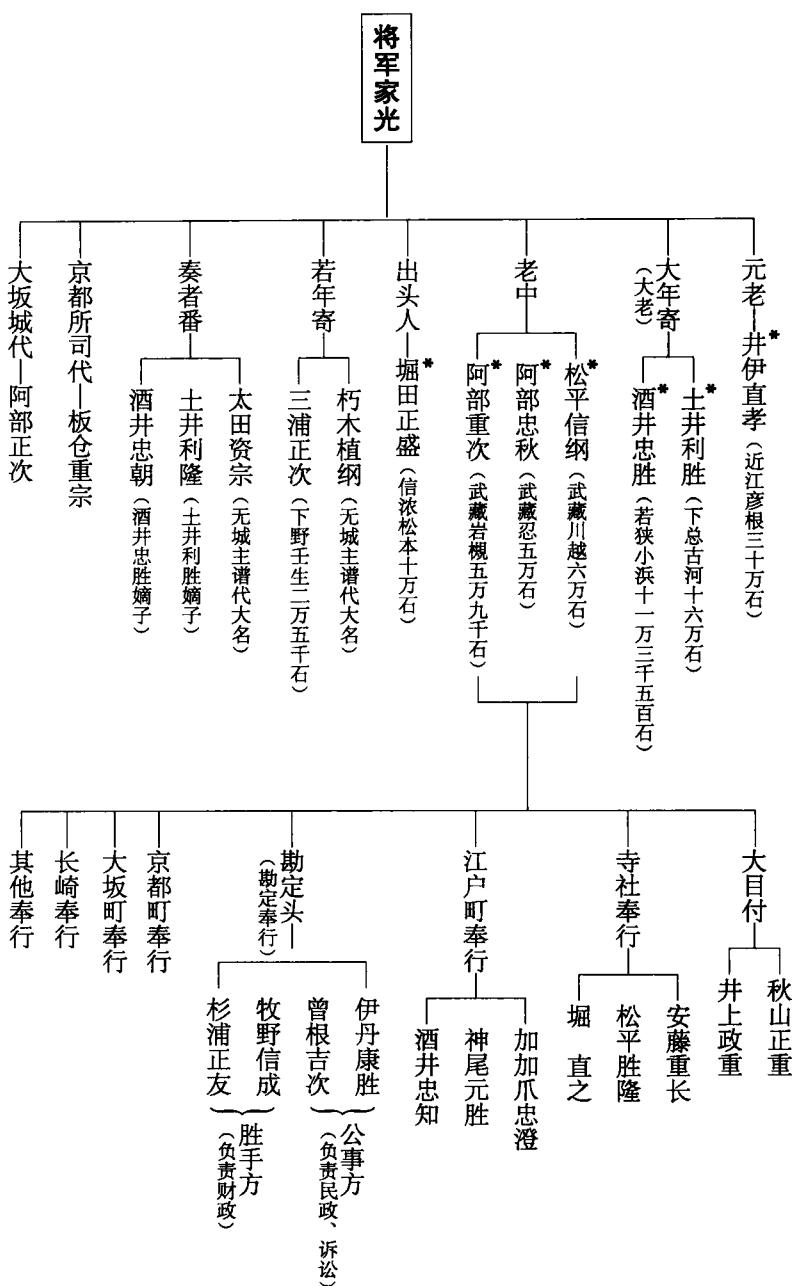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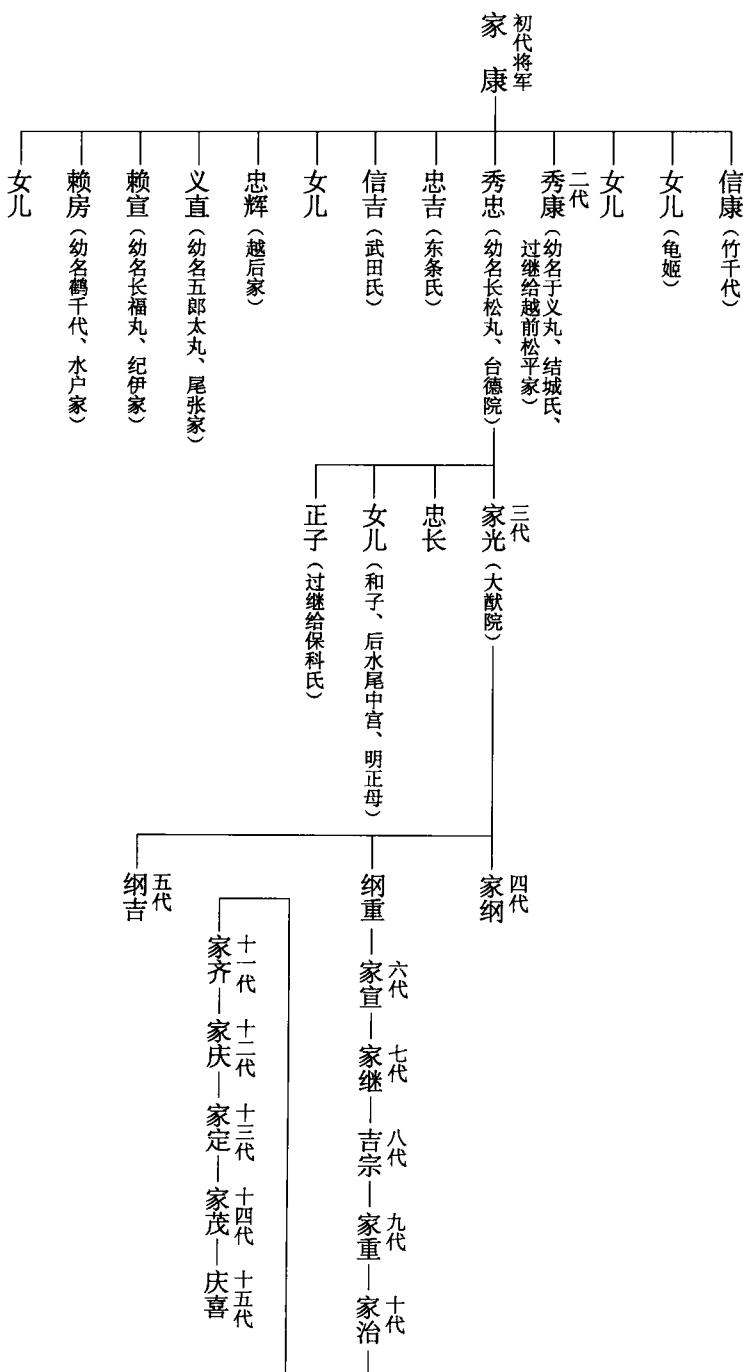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宽永十六年（一六三九）时期幕府官员构成表

\*为具有老臣会议参会资格者



德川将军家谱



# 目录

春日之争	1
瑞鹤降临	27
时代变迁	52
地之声，人之声	79
自转法则	104
人生结算	128
条条大路	150
天地之原理	173
十兵卫之死	197
生活伦理	219
来者，逝者	244
龙之遗子	269
德川家光年谱（1604—1651）	293

# 春日之争

## —

德川家光绝非胆大无畏之人，亦非敢放胆一搏之辈。不如说，他是用年少气盛的表象掩饰着自己神经质般的细心，或者有着超乎寻常的人情味来得更恰当些。即使如此，春日局的话语，怎么听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来自伊势的第七世庆光院院主作为“继目御礼<sup>[1]</sup>”近日来到江户城的消息，家光也有所耳闻。据说其年龄大概十七岁上下。但是，无论新院主如何年轻貌美，如何娴雅聪慧，如此接入江户城内院，成为家光侧室，却绝非明智之举。

伊势的庆光院初为后醍醐天皇女祥子内亲王在伊势神宫的斋宫<sup>[2]</sup>。此后，在天皇移居笠置山时，祥子内亲王落发出家，结庐山中，是为庆光院之始。

那时，还未有庆光院的名号。初代守悦上人<sup>[3]</sup>，将京都飞鸟井家的小姐接来继承院主之位。由此，在那个即使祭年迁移神殿的行为也被禁止的战国时代，代代院主通过极其女性化的虔诚的祝愿和奉祀，再次建立与织田、丰臣、德川家族的渊源，并延续至今，成了与伊势大神宫有

---

[1] 继目御礼，指将军继任时的致礼与问候。

[2] 斋宫，指斋王，即伊势神宫和贺茂神社出任巫女的未婚内亲王和女王所住之所。

[3] 守悦上人，指初代庆光院主。

密切联系的临济宗庵院。

第五代的清周上人与家光乳母春日局特别交好，此事，家光多少也略有所知。

清周上人在五年前的宽永十一年（一六三四）隐居，暂立周宝尼为第六代院主。可惜周宝尼体弱多病，无奈之下，只得令出于丧母之痛在庆光院做喝食立<sup>[1]</sup>的参议六条有纯之女，继承了第七代庆光院之位。

如此，摇身一变成为院主的第七代庆光院，自然也要剪去青丝。她无法再像喝食立时代那般随意，而是摆出一副女上人的架势，紫色的法衣外披着织金的华丽袈裟，姗姗来到了江户城。

春日局为了世子的出生，欲立第七代庆光院为将军侧室，甚至在正式让其谒见将军之前，先在大奥内密会了一番。不管怎么想，这件事都有违常理。

（这种与尼姑产生不伦之恋，如发狂般强迫其成为侧室的例子，以前究竟是否还有过，值得考虑一下。）

平清胜虽然霸占了常盘御前，但常盘御前充其量不过是源氏大将义朝的小妾而已。而源赖朝因对弟弟义经的爱妾静御前动心，在镰仓八幡宫丢尽了面子。

抢夺已决定要侍奉伊势大神宫的庆光院入大奥成为自己的侧室，这样的事简直无法想象……若是遭人非议，只此一项，德川家三代将军家光必将被打上无可救药的暴君的烙印。

“春日，关于庆光院的事情，我谨慎地想了又想，世上有动动食指即可办成的事情，也有动动食指即招致灭亡的事。难道你没发现么？你正在做的事情，虽出于爱我，却也毁损我身。”

话刚说完，春日局凄婉地一笑：“大人，妾身就那么不可靠么？”

“我正是太信任你了，所以才越想越悲观。听好，这件事情不要再想了。你推荐的其他女子，我肯定都接受。现在的我，不得不要一个世子来继承将军家了。”

---

[1] 喝食立，不剃发垂发的寺院侍童。

听到家光这话，春日局端正了姿势，以严肃的口吻说道：

“那么大人，如果现在是东照权现大人要求您这么做，您还会拒绝吗？”

“这……春日啊，这种出格的话你就不要说了。我知道你为了我，把一辈子都赌上了……想到这许多，我才会觉得迎娶庆光院的事情不妥。这世上弱水三千，找别的女人来吧，其他女人。”

“不行！”

“不行？！”

“是的。承蒙上皇厚爱，赐妾身春日局之名。如今，我以上皇御赐的春日局之名请求您。”

“什么？以上皇御赐的春日局之名……”

“是的。简而言之，曾为庆光院喝食立的六条家小姐，为了继任第七代庆光院之事，曾回过京都的老家。当然，是为了拜见天皇和上皇，求得他们的同意。具体的细节，春日就不知晓了。”

“那件事和现在迎娶庆光院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回禀大人……那时的上皇心中如何打算，春日可就不知道了。”

“这是当然的事情啊。”

“但是，当时抚养六条家小姐长大的清周上人曾秘密向妾身透露，出了麻烦事了。这位第五代庆光院清周尼，为伊势大神宫的重建而呕心沥血，是日本的大功臣。清周尼十万火急地把第七代庆光院差遣到江户，应该说都源于这位庆光院实在是太美丽。不仅美丽，而且可以说是聪明绝顶，连上皇都……所以，第七代庆光院就被派到江户来了。”

“春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为了和宫廷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费了多大的力气，这你是知道的。”

“回禀大人，妾身正是知道您的辛苦才这样做的。如今的上皇是一位任性妄为之辈，心中稍有不快，便打破皇家百年来的规矩，早早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年幼的当今圣上（女帝明正天皇）。而且，这次好不容易和东福门院言归于好，专心于修学院离宫<sup>[1]</sup>的营建工程。清周尼异常

---

[1] 修学院离宫，后水尾天皇所建的别墅花园，是日本三大皇家园林之一。

担心，唯恐因为第七代庆光院的出现，令上皇和东福门院的关系又陷僵局。因此，春日决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如此美丽聪慧的第七代庆光院迎入大奥。如果能给您生下世子，那就最好不过了，这难道是妾身的痴人说梦？春日还没老呢。大人您就不能男子汉一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吗？”

说罢，春日局又恢复了一脸的笑容盈盈。家光看着春日的表情，有一种全身汗毛倒竖的感觉。春日局早已过了青春年华，额头脸颊上的皱纹正逐渐显露出岁月的沧桑。但是，她却依然拥有一种惊人的魄力。

## 二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对于春日局如此有违常理的想法，家光总算明白了。

美丽异常的女性，常常会遭凶祸缠身。家光经常从春日局口中听说，家康大人的祖母、生母，都是因自己的美貌而被迫改嫁了好几次。

姑且不提那些久远的祖辈们，就是家光的生母德子，即阿江与夫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家光的母亲是浅井长政家的三个女儿中的幺女。大姐成为丰臣秀吉爱妾，即是后来的淀君。二姐嫁给了京极高次。然后，最小的妹妹便是秀忠的夫人、生下家光的阿江与了。

阿江与夫人最初是嫁给了美浓井口城主——四万石的佐治与九郎一成。佐治与九郎是织田信长妹妹的儿子。即，佐治与九郎的父亲是信长的妹夫佐治信万。

阿江与夫人的第一任丈夫，在小牧之战后，借船给返回三河的家康渡过尾张佐屋，此举引得秀吉大怒。

“不能把阿江与给那个浑蛋。”

于是，阿江与夫人被迫和佐治与九郎一成离婚，改嫁了信长的四子——丹波少将秀胜。然而，秀胜在文禄元年（一五九二）攻打朝鲜时，病死在了战场上，阿江与夫人自然成了寡妇。接下来，阿江与夫人又成了公卿之妻。

阿江与夫人的第四次婚姻是嫁给了比自己年轻的二代将军秀忠。这件事情在《柳营妇女传》中被刻意省略了。

秀忠对于女人的事情，是少见的极其认真之人。阿江与夫人虽然在幕府被尊称为“大御台所<sup>[1]</sup>”，生了千姬、子子姬（前田利光夫人）、胜姬（松平忠直夫人）、初姬、家光、忠长、和子（东福门院）共七个孩子，但是，由于多次被迫改嫁，她生活得并不幸福。

有春日局一般的魄力，自己主动离开丈夫，进入德川家大奥侍奉的女性并不多，恰如老话说的，红颜薄命。这正是一个红颜受迫不断更换夫家的时代。正因如此，男人看待女人的目光就不那么单纯了。作为对僵硬的政治婚姻的补偿，男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能力，肆意纳妾的事情便屡见不鲜了。

春日局正是历经了这种时代。

（无论如何都得尽快诞下世子！）

正在她左思右想不得果之时，庆光院的尼姑，十七岁的参议六条有纯家的小姐来到江户城。或许在询问事情始末的时候，这位一心为家光着想性格倔强的乳母便心意已决。

（就这么办，把那位小姐弄到江户来！）

说起来，伊势的庆光院这一尼姑庵的新院主代代都是由江户的将军任命的。如此一来，只要将军一天没认可新院主，就算穿上了紫色法衣，趾高气扬，也不是正式的尼姑，当然，更不是院主了。

因此，如果将军家光见到庆光院，恳切地说一句“我要让她进我大奥”，就可以不承认她为新任庆光院，从而强拉进大奥。这便是春日局心中所想。另一方面，若不这么做的话，上皇便有可能将庆光院接入宫中，好不容易才消除罅隙的上皇与东福门院的感情恐怕又要出现危机。春日局的想法中显露着女性特有的忧虑。

（真有如此的绝世美人存在吗……）

---

[1] 御台所，古代日本对大臣和将军正室的称呼，在江户时代专指德川幕府将军的正室。

不管事实如何，春日局非常坚定而执著地相信着。说不定春日局以为，既然庆光院能令上皇一见钟情，那自然也能令家光一见倾心。

（春日局没明白，世人啊，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

但是，正如春日局所担忧的，一旦庆光院入宫的话，东福门院肯定会被上皇冷落。这将会导致江户和京都之间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所以，不得不把庆光院的何去何从视为一件大事。

“春日，这么说我非得见那位六条参议的女儿不可了？”

“是的。请您正式地接见她。”

“如果我真强抢这位小姐进大奥，难道你就没想过上皇听说了之后，必定会勃然大怒么？”

“回大人，妾身不这么认为。”

“简单点说，你为什么知道上皇肯定不会动怒呢？”

“回大人。小姐曾经前往仙洞御所参见上皇，上皇说了句‘可惜啊’，就令小姐回去了。上皇既然放小姐出宫，那就说明上皇放弃了小姐。”

“原来如此啊……”

“大人您当然不知道这些事。姑且请您在大奥中接见一下这位小姐……”

“你觉得我会被那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迷住？”

“正是。那位小姐的美丽实在是世间罕见，因此不适合担任庆光院的尼姑。若侍奉伊势大神宫之人太过美丽，而令前去参拜的善男信女心生狂乱的话可就不好了。所以，那位小姐还是适合待在大奥。只要您一句话，事情便能一锤定音，令伊势神宫安定，令仙洞御所安定，也令天下安定。”

“嗯，春日，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军师啊。”

“妾身不是军师，只是将军大人您的乳母罢了。虽众人皆说您对世事洞若观火，不过在妾身看来，您仍是一位破绽百出之人。”

“说到破绽百出，你认为，若上皇参拜伊势时将庆光院带回京都，事情将变得不得了？”

“是的。所以，只能由我等先下手为强了。若能为您生下世子，那么必是受到了大神宫神明的保佑。况且，这位小姐又有无与伦比的美貌与

智慧。”

听到这，家光的眼中开始闪烁起光芒。如春日局所说的，家光胸中某处破绽百出的男人的本性被唤醒了。

“嗯，这可有点难办了。但是，如果你和清周尼联络好并早已有应对之策的话，那我就不能断然训斥你了。不过你行事要小心谨慎啊。”

“妾身明白。”

“谁陪庆光院从伊势过来呢？”

“回大人。是在麹町区代官町领有宅邸的两位年长的老尼，以及照顾新院主的两位年轻尼姑。其他还有山田奉行花房志摩守、途中护卫的侍从，以及庆光院的下级武士十数人。幕府这边派出了寺社奉行之人，保卫庆光院居所的安全。”

“这样啊……还真可怜啊，那位阿万小姐还什么都不知道吧？”

“是的。从伊势到江户有九十九里八丁<sup>[1]</sup>的路程，长老们传信来说，庆光院一路欣赏春日的美景，心情极佳。”

“好吧好吧，不得不这么做了。让他们路上好生照顾着小姐。”

家光最后只是压低了声音，轻飘飘地又补充了一句。

### 三

第二天下午，庆光院的新院主在一位老尼的陪伴下，秘密地访问了大奥。

当然，新院主在觐见将军家光之前，先秘密拜访了幼时在京都曾有数面之缘的御台所鹰司氏。这位御台所名唤孝子，比家光大两岁。所以算到今年（宽永十六，一六三九），她应该有三十八岁了。三十八岁的御台所想提前见见同族的六条家小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庆光院也有同样的打算，所以，她仔细剃发后，在紫衣外面罩上金色袈裟，捻动着佛珠前来拜会。

---

[1] 丁，日本长度单位，1丁约等于109米。

但是，她被没有被领到被称作“中之丸大人<sup>[1]</sup>”的御台所房间，而是被领到了一间四面纸推门上皆画满花草的房间内。这是一间十分高雅的充满女性特色的居室。

在房间的上座内，悬着一块鲜艳的垂帘，帘后坐的是谁呢？朦朦胧胧地看得不甚清楚。

一位老尼跟着春日局在帘子前面坐了下来。

“参见大人。”

老尼恭敬地说。庆光院也学着左右两位老尼的样子，恭敬地低下头。从帘后传来了略显粗犷急躁的声音，明显不似御台所。

“你就是六条家的小姐？”

“是。贫尼庆光院院主。”

一听这话，左边的春日局嘘了一声：“现在还不是庆光院院主呢，六条参议家的小姐，名唤阿万。”

话说起来，也确实如此。一天没得到幕府的承认，就不是真正的庆光院主，只是六条有纯家的小姐或庆光院的喝食立罢了。不，即使称之为喝食立都有点不恰当，毕竟这喝食立还可以艳丽的振袖和服，作一身少女的打扮。

帘子中间又传出声音。

“你向父母辞行时，也去拜见了仙洞御所的上皇？”

“是的。贫尼进宫参见了上皇。”

“你参见上皇时，是如今的尼姑装束，还是少女打扮呢？”

“回禀大人。那时贫尼仍为喝食立装束。”

“这、这样啊。”

帘后的声音，显出一丝急躁，接着又问了起来。

“你知道从伊势的山田到江户有多少里路程吗？”

“知道。听随从们说，好像一百里不到，九十九里八丁。”

---

[1] 德川家光正室鹰司孝子由于受到家光冷落，终日独居于大奥中之丸而被讽为“中之丸大人”。

“那这一百里不到的旅途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回禀大人。路上所见最美的山色当属富士山，最美的海岸之景当属江户入口附近高轮的海、松，以及白沙。”

“你在当庆光院之前，喜欢读什么书呢？”

“回禀大人。贫尼爱读《源氏物语》、《伊势物语》，还有《万叶集》、《古今集》等。”

“那你去了伊势后呢？”

“去了伊势后，承蒙清周大师亲自指导，读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还有《佛祖三教》、《临济录》、《四部录》<sup>[1]</sup>等书籍。”

“这样啊，不错。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京都参见仙洞御所时，上皇有没有和你说些特别的话呢？”

“这……特别的话……上皇好像没说什么特别的话。”

“太好了！你先好好歇息，消消旅行的疲惫，等我的安排。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派长老们去和春日局说一声就行。”

到这时，庆光院阿万已经清楚地知道帘内之人并非御台所鹰司孝子。

现在，即便是在京都，家光的名声都不差。但是，世人对于幕府把将军秀忠之女和子送入宫中担任上皇中宫一事，颇有不满。

然而，如若将军没能统一日本，那皇室的衰微也在所难免了，这件事情大家也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如果任性妄为的话，对皇室而言，对将军家而言，都极易导致两败俱伤。双方心中都埋藏着这种顾虑。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与此有关的一切行动，都需要双方微妙的忍耐和巧妙的安排。

现在，家光和御台所鹰司氏关系冷淡，有很大原因也在于此。在大家光两岁的御台所眼里，家光不过是不懂王道深奥，不识宫廷大礼的荒夷<sup>[2]</sup>。换个角度，对于家光而言，这位大自己两岁的御台所也只不过是

---

[1] 《佛祖三教》、《临济录》、《四部录》皆为日本禅修书籍。

[2] 荒夷，古时京都人对关东人的轻蔑称呼。

个十分麻烦的老女人罢了。

“我对麻烦的老女人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家光总是如此抱怨着。然而，御台所心中也有难言的不满。身为五摄家的小姐，她不能入宫替天皇产下皇子，反而远嫁到了关东。

因此从宽永二年（一六二五）八月九日，二人在江户城举行婚礼开始，就没有一天和睦过。

家光那时二十二岁，御台所二十四岁。

即使放到现代来看，二十四岁对女性来说也不算是早婚了。这不过是一场机关算尽的政治联姻罢了，同时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幸的束缚。

家光一生育有五男一女，此外，还有一名准女，三名养女，两名养子。如此多的孩子却没有一个奉鹰司氏为嫡母。四代将军家纲甚至不把家光的这位御台所看做自己人，御台所丧期，他连丧服都不曾穿过。御台所鹰司氏的一生，真可谓是寂寞凄凉的一生。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孑然一身的情形，或许是由鹰司氏对这种政治婚姻所坚持的女性的倔强而造成的。

这已是后话。

总之，家光从这位大自己两岁的鹰司夫人开始，便讨厌起了满身京都宫廷傲慢气息的女性。简而言之，就是这种麻烦女人不是家光的那盘菜。

容貌端庄、身材纤细的庆光院阿万，不管心里是否愿意，都被春日局控制了。可以说这种情形是在性格方面孕育的一种悲剧性。

## 四

“大人，您觉得如何？庆光院……不对，六条有纯家的小姐阿万合您的意么？”

春日局心中的打算是，姑且先让阿万在田安台住下，好好游览一番江户美景，同时令其还俗，将其装扮成拥有一头水亮秀发的全日本最优雅的女子，然后再送入大奥。

“具有如此过人智慧和惊人才能的女子，江户城中还不曾有过，决不能把她丢在伊势。大人，您也这么觉得吧？”

“是这样么？我啊，刚才吃了一惊呢。那姑娘的光头青青地发光，幻化出七色光彩呢！”

“您又说傻话了……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

“但是，那姑娘的左右眼角，好像有点吊呢。那双眼睛长在年轻侍卫脸上倒是还行……我觉得，姑娘的眼角丰满略略下垂才好。”

“不行，眼角下垂的姑娘绝对不行。虽有几分姿色，但心中必定不懂分寸。”

“我也没说不愿意把她接进大奥啊。但是，在我看来六条家小姐还不如阿乐呢。”

“啊？！阿乐……那个卑贱的下总<sup>[1]</sup>平民的女儿？！”

“是啊。平民的女儿也好，公卿家的女儿也好，还不都是女人。”

“大人，绝非如此！阿乐的父亲曾担任过武家奉公，是领有五百石俸禄的御厨。家主好像是叫旗本朝仓才三郎吧。但就算她的父亲曾做过御厨，她家祖上不过是下总猿岛郡古河领鹿麻村的平民百姓罢了。”

“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平民女子看起来更富态些。”

“大人！阿乐富态？您何出此言哪……朝仓才三郎病死后不久，阿乐的父亲便抽空偷偷回到了故乡鹿麻村，好几次瞒着领主偷猎仙鹤，最后被人发现抓了起来，定为死罪。”

“什么，阿乐的父亲被定了死罪？！”

“是的。然后，阿乐的母亲以及兄弟姐妹都被送给古河城主永井信浓守尚政当奴婢，才能有幸活到今天。”

“哦，原来她身世如此不凡，难怪我一看便觉得她不一般。世上有福相这么一说吧，阿乐就是那种面相。看来眼梢丰满下垂的女子就是有福气啊。”

“大人！请您注意言辞。阿乐不过是奴婢生的孩子。”

“好吧好吧，你是看上了这个奴婢之女哪点才把她捡进大奥的呢？”

“这……永井信浓守的女儿嫁给立花左近将监忠茂时，阿乐母女一起

---

[1] 下总，日本旧时地名，位于千叶北部和茨城新南部附近。